

# 原住民族狩獵的文化生態意義

原住民族狩獵文化の生態的意義

The Ethno-ecological Meaning of Aboriginal Hunting

官大偉 (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副教授)

文化和生態的關係，是許多學科共同關心的議題，早期的環境決定論認為人類的社會文化的表現乃受生態環境決定，地理學的可能論、人類學的文化生態研究，則提出不同生態環境有不同的演化路線之多元演化觀點，漸漸地有生態人類學者提出人類社會的文化創造，會主動地塑造、調節環境（而非單向地被影響）的證據，亦有學者指出不同文化之生計活動都蘊含了其對所處環境之知識，而主張應該採取民族生態取徑（ethno-ecological approach），貼近一個文化的脈絡，理解其對世界的認識方式，更有研究駁斥社會演化論，指出各種的生計活動都是人類社會在其所處之生存關係網絡中採取的策略，有時候甚至會採取多種生計活動的組合以降低風險，因此沒有哪一種較為高尚或低下的位階差別。

台灣原住民各族，大多有狩獵的活動，這些狩獵活動往往不僅僅是為了蛋白質的攝取，



而是和環境管理、社會組織、信仰結合在一起，它們是人群社會和生態環境長期互動的結果，若少了貼近的理解，則常常會對其做出片面武斷的評價，而看不到多重的文化生態意涵。

## 狩獵文化的多重意涵

舉例來說，就環境管理而言，狩獵需要豐富的動物習性與植物、地形知識，什麼動物喜歡食用什麼植物、經常在什麼樣的地形出現、狩獵時該在哪裡找到水源、什麼溪澗可以存放獵物，都是一個獵人基本應該要知道的事情，一個獵人就是個博物學家，而一個獵人巡獵之後，也會為部落帶回獵場及周邊環境最新的狀況。

在社會組織的面向，雖然原住民各族狩獵文化中，不是以現代生態學中計算和控制物種數量的方式來維持生態的平衡，但透過棲地的維護，仍可達到使獵物維持永續的效果，而棲地的維護就和社會組織有很大的關係，例如：在泰雅族有個人的獵寮、家族使用的獵

徑、部落或部落群的獵場等，受到一層一層的gaga規範；而布農族的獵場常以氏族為單位擁有和使用；排灣族的獵場則和貴族系統有關。這些方式都形成和社會組織結合的棲地管理。

狩獵也和信仰有很大的關連，就筆者的認識，一個好的獵人通常在部落中謹言慎行、維持好的品德，因為進到山林有太多的不確定因素，能夠有好的收穫則會認為是受到祝福，而能否受到祝福又取決於平常是否有好的言行和品性，因此狩獵不僅是知識、技術和社會組織規範的結合，也涉及信仰的實踐。

台灣原住民各族，大多有狩獵的活動，這些狩獵活動往往不僅僅是為了蛋白質的攝取，而是和環境管理、社會組織、信仰結合在一起，它們是人群社會和生態環境長期互動的結果，若少了貼近的理解，則常常會對其做出片面武斷的評價，而看不到多重文化生態意涵。



## 從內部脈絡去理解狩獵

就像所有的文化表現一樣，狩獵會因為時空脈絡下的需要而被維持，可能隨著時空脈絡的變遷而有所調整，也可能在新的脈絡下被重新賦予意義，最重要的是，若忽略原住民社會內部的觀點、從外在的價值觀給予評價，不論是強制其維持不變或強制其必須改變，都容易受限於自身的文化偏見，犯下自我中心主義的錯誤。在原住民族社會已經置身於和國家政治、市場經濟，乃至各種社會團體利害交織的網絡之中的當前，獵人學校的出現，正好可以扮演讓我們重新整理狩獵相關知識、體現狩獵的文化生態意義、進行內部觀點的論述和實踐，乃是檢視現況、展望未來的平台。在這個

意義上，本期的《原教界》以狩獵與獵人學校為題，正是為當代原住民族社會在狩獵文化之維持和調適間的努力，提供了發聲的園地，也是為更廣大的社會對話，提供了重要的機會。

